弓第四十九

四朝聞見錄 葉紹翁

三朝聖政錄 石介進

會昌解頤錄 包湑

洛中紀異錄 秦再思

廣州市舶錄 趙思勉

鐵圍山叢談 蔡絛

相學齋雜鈔 鮮于樞

國家圖書館藏書

金鑾密記 韓偓

常侍言旨 柳瑾

涑水紀聞 司馬光

西垣 寶訓

大中遺事 令狐澄

四朝聞見錄

宋 葉紹翁

賜燕滌爵

賜酒群臣無滌爵之文孝宗賜宴內臣朝相王淮滌流於酒巳則復縮滌入皀時吳公琚兄弟亦預燕見其飲酒輒有難色左右知其故後有詔自淮始

衣被

大臣見百官王賓皆用朝服時暑伏甚丞相淮體弱不能服悶至絕上亟詔醫疾有間後有詔許百官易

衣白淮始

張目封廟

張目封廟號昭卽景祐中尚書六部郎張公夏也夏字伯起景祐中出爲兩浙轉運使杭州江岸率用新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乃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潮之害既成州人感夏之功慶曆中廟於堤上嘉祐十年贈太常少卿正和二年八月封寧江矣改封安濟公併賜令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興三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攷之初無神怪之

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阨匱盡抱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于寓所夢繼是修江者方得其說堤成而潮亦退蓋眞野人之語也

江之所恃者堤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便工未及成效匹夫瀹瀆之爲此身不存而憑虛忽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患當如何是尚得生名之智殺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下至東青門正昭矣所築今顧諼之錢主則尤繆矣

武林

武林本曰虎林避帝諱改曰武林如云以玄虎爲玄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靈洩山頓伏至儀王墓若虎昂首領下石隱隱有斧鑿一痕故老相傳以爲太祖又以爲徽宗用望氣者之言鑿去虎須又謂高宗嘗占夢爲虎所驚因鑿焉未知孰是今行宮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花竹蓋因一小丘草草爲之非武林也道士亦易如劉問因改爲櫰公齋宿焉詩以咏其亭詩中用事最爲精傳曰武林山出武林水靈洩山毋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玫其來無自以也蓋靈隱之山即武林之山冷泉之水也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行宮培塿之土非武林明矣老筆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謂鑿井建 細黃廬以厭王氣疑此山爲武林餘脉玫之當以前 半爲正云

高宗六經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 監及石本子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吳后憲 聖續焉至今皆莫能辨

萬年國清

孝宗喜占對宋之瑞面對上問以所居之瑞對曰臣

家在治上天問曰彼多名山勝槩孰爲之冠對曰唯是萬年國清幽天孝宗喜遂陞兩制云三衢毛澤民以薦者對面徽宗上問卿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澤民姑大言曰五千丈上問以何以驗之毛對曰臣目斜視景孝宗喜其捷

楊沂中引西湖

言者疏奏楊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者朕南渡之初人退而群盜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者鬻鹽之策卿即盡封群盜大者郡邑小者錢

自有者惟浙數郡猶豫未決會諸將平盡群盜朕發願除土地之外凡府庫金帛俱寘不問沂中效餘力以給泉池若以諸將平盜之功雖盡以西湖之曾不爲過沂中此事惟卿容之言者惶恐而退

憲聖不妒忌

憲聖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王爲天下母事多遇魚貫以進卽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候六宮之位而屬以來太后遠在沙漠不敢承行上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者爾豈若是

欽慈烜（謂太后）歸爾其選已憲毋弄對曰大娘
處北方臣妻短于定省每遇天日晴美侍上慈烜
一思之壯襄淚下臣妻誠愛不到此土痛泣下
愈以后爲賢豐大后既旋變取以向青與憲聖均
徽宗左右徽宗遂以聖則高宗大后恐憲聖記其
時事故無援立意上得大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
服藥之以外庭之議請其宜王中貴更合取自家
姐教告大后賜諸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
逕乱付外廷匡厥奉大后之命云德妃吳氏云可

爲后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寧皇

寧皇命二小黃門常背二小屏前導隨其所至即面
之屏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折二字爲
屏以示之故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欲呵衛黃衣至
不避自以補革浣爲細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上則
應曰母作聰明亂舊章蓋學士永嘉陳傅良嘗導上

以此故終身不妄

四夫人

侃曾所幸妾同甘苦者爲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
四夫人至通宮籍慈明常召入見賜坐以示殊寵四
夫人者卽與慈明偶席慈明衒之迨韓爲鄭發所刺
諸婢皆遣還其父母慈明特肯令京尹杖四夫人而
遣之

宋 石介進

太祖曰資蔭子弟但能在家彈琵琶弄絲竹豈能治
民於是未許親民

太祖躬履節儉常服澣濯之衣寢殿設青布綠幃
常出麻履布裘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太祖平
閱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遠命碎之曰以此奉身
不死何待

太祖修大內既成令洞開諸門無有壅蔽曰此卽我

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太祖問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近代乃爲雜綵之貨何也對曰當是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太祖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前兵卒歸一片地汲一瓶水必記姓名

許王爲中丞彈奏太宗勑之許王奏曰臣爲天子兒今犯罪被中丞推鞫上曰朝廷之制孰敢違之朕豈過臣下當亦斜揄汝爲開封府君豈可不舉卒罰之云

眞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願幸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覩太平與卿等同慶幸執稱賀皆飲酺獨李文靖沆終簁不懌明日王文正旦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懽甚公不肯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嘗恐諉佞之臣以之藉口干進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則忠鯁何由以進既謂太平則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爲之則耗藏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患生於意外則何以支吾沆老矣茲事必不親見眷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表

祥瑞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求文靖畫像置於書室中而日拜之予屢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弟其言皆同

眞宗問王文正曰祖宗時有秘讖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無方之義信如陛下所言然要之唯賢然後可是時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爲言而不知此讖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眞宗召大理評事馮元說周易泰卦元敷衍卦懽謝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交泰猶君下接於臣臣上承君然後君臣道通若天以高亢居上則地無由得交於天天地不交何由得泰君以尊天自持臣無由得接於君君臣不接何由得泰

史無畏

唐 包湑

史無畏者曹州人也與張從真爲友無畏止耕壠畝衣食窘困從真家富乃謂曰弟勤苦田園日夕區區奉假千緡貨易他日但歸吾本無畏忻然齎緡交子江淮射利不數歲已富從真繼遭焚爇及罹劫盜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緡之報可相濟三二百乎無畏聞言輒爲拒扞報曰若言有負

但執券來從真恨怨塡臆乃歸庭中焚香泣淚詛之
言詞慷慨聞者戰慄午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須臾
霆雨雷電兼至霹靂一震無畏遽變爲牛朱書腹下
云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刺史圖其事而奉奏焉

改縣

唐玄宗幸溫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爲昭應縣

兩世夫妻

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
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爲托曰他日美美成長望
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罷官寓居長葛已十
年矣有縣令某者邀立行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
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亢駐
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
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
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
語趙起入內聞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生
長葛尉婿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笋乎曰
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潸

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徐問趙已
甚永曾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
女適看花忽若暴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
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歔欷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
俱集遣曰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
名官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婿
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鄴華林苑有勾鼻桃子重三斤或二斤半亦有名梨
凡此衆果氣味甘美入口消汁人間有名果季龍悉

衆蝯車四箱廣一丈深一丈令土在中植之則無不
生也

宋 泰再思 號南陽叟

唐高祖神堯皇帝將舉義師入長安忽夜夢身死墜於床下爲群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審話之滿卽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身死是斃也墜於床是下也群蛆所食者是億兆之所趨附也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是至尊之象也甚善又曰貧道爲沙彌日常攻易今敢爲公占之及卦成曰得乾飛龍在天又是帝王之徵也

時太宗侍帝之側滿又曰公子大人極吉又語帝曰
此公子福德無量何憂天下乎帝與太宗俱大悅帝
至霍邑又夢甲馬無數悉滿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
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後數襲獲脅帝
舉帝覺召太宗言之復曰吾事濟矣太宗拜於前連
呼萬歲者四數帝復大悅其後果即位乃復營其事賜
額爲興儀寺以太原帝舊田宅業產並賜之永充常
住今之寺內見有圓夢堂乃塑師與帝並在後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至桃林渡叛兵遣兵征之至
陝渾乃斬于邢公山下先是公山之側有亂石縱橫
之頗妨行李時人謂之邢公攤密果死於此
高祖崩太宗詔營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唐朱里及
朱氏纂立即唐朱之驗矣後莊宗中興乃知里者李
也邑再造之徵後主於宮中作珠簾乃勅京師市珠
內外之家收索將盡計無可得者復於相國寺僧中
收之獲有隱之者爲隣僧所告繫於陛下逐院而搜
之老僧晝閉友人於寺中請僧中齋閣者曰救家正
搜珠急執敢入者至來年莊宗入汴盡滅朱氏復遠

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搜朱也

朱梁許州節度使溫韜於衙城濠內得一小龜金色徧身綠毛石函而進之後主勅於苑內鑿池養之又搆屋洪敞號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因號大唐入洛見之指爲左右曰金龜堂者是歸我也

蜀建王扈兎於天祐四年丁卯歲僭居帝位乃以兎于上金床之誠遂以金飾所坐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金德王踐此床天下孰敢不賓者乎聞者皆嗤之

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市

云但看八九月期應亂中原後太軍於太原南五樓村前哭戰至九月看殺人句契丹主於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戊戌王遣蔡王送晉祖於洛陽即期應亂中原之應也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見冥間要數事小兒緜是無問貴賤之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替)即元首也之識者曰小兒元首者新君之兆也未幾世宗嗣位

先是周末忽有一人乘驢布衣裹青巾草履而入於中書省政事堂內集踞而坐群吏見之咸大驚叱之

何人也苓云官家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苓曰
在宋州尋自于諸相相曰此狂人爾不須奏恐累
門守衛者事非細爾乃寢因牽逐之出外今上移
商丘少主禪位上開國爲大宋宋州官家是天命
晚之也
帝嚳有四妃一生帝摯一生帝堯一生殷之先一生
周之先殷之後封於宋都商丘今上于前朝作鎮
陽洎自開國乃號大梁光堯皇考諱弘殷是始諱
者大之端也殷者宋之本也是慶鍾於皇運今建
在於大火之下宋爲火正又國家承周火德王安天
便心是是帝王實宋分野今高辛氏陵廟在宋城三
十里即天地陰陽人事際會亦自古宅有
孟昶末年忽命收官質庫家家大署處前云奉勑限
一月召王收贖未幾王師西征蜀平時人始悟召王
收贖之義召者趙也贖者蜀也孟昶即宋之臣也即
知天命皇家之平蜀暴亂固有日矣
周先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詔太原節度使孟知祥
西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或一捧便入潮予者

爲猛入音訛爲孟入得蔭一籌其後孟蚤得兩蜀之
地乃僭大號洎子昶降乃知蔭一籌者果一子也
孟蜀於宮城府近側置一策勳府時昶之子喆常居
之昶以歲末自書桃符云天降餘慶聖祚長春喆拜
受致于寢門之左右及蜀平詔恭政呂餘慶權知府
事以內外曹署俱不便於公私至策勳府公曰此處
甚便欣然下馬至寢門公慨視符字乃曰吾不得
不至于此遂遷而居之乃知天降是國家之命呂公
之蜀也聖作長春又是主上聖節之號則皇運未

澠也
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像光燄灼高丈 餘上有文云
神仙所篆莫之測也先君云唐龍朔中刺史李謙爲母
武夫人追薦所造也有光黃冠云李使君即高宗大
帝之子也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謁李使君云聞
君欲篆刻其文我二人即天下之名篆也請爲使君
成之乃於懷中出一軸素書陰符經焉非人功也使
君尤異之復飾殿內四面封閉不得令人窺視只我
二人在中候三日即畢矣使君從之但見二道士對

三小棄久自其門餘無所覩至三日使君命開之復
見白鶴一雙自門飛出及視文篆已盡余有一及宦
但只有一壺不成而去使君與道士梁悲喜益神之
後李陽冰於此學篆凡十二年終不得妙捨之而去
至今爲天下之絶矣

[illegible]

楊明書畫記 [illegible] 過予九月復鑑樓主人記

[illegible]

宋 蔡絛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
德之五祀而五星聚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地
也時太宗適爲兖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之祥
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蓋符既同乎漢祖
而十年宜過於周曆自太宗始嗣位思有以祕帑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祕帑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
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

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
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翊日聞奏太宗大怒謂輔佐
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必得有
司懼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
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
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
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內侍取吾笏準
內侍惟命即奉刀內輔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
不妄殺人

政和初間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
二萬本蘄黃間至有一株一鋪二十五里遍野而出
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
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憙色及復上奏山崩
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三十斤而多至
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
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冠禮肇於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始講
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得

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
方樂作行事而日爲之重輪也先是諸王冠止
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已蓋是而後天子諸子
咸冠于外庭蓋自淵聖始
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
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
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坌不避也未
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
師獲免其後有使於僞漢者見水退而城舊
乃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
則無太原矣
南俗尚鬼狄武襄壽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
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
禱之因視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
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而也左右諫止儻不如
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
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
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踈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

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何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建
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
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
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
爲信也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
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
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
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蹊徑足以

者之一笑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
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
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
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
其所欲爲鬬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
携妓從浮浪人躍犬馬游金明苑中歸土下悉大
睹矣馬忽馳入波水中浸而死
晉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
時羣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

師果下建業及政和末復為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吾獨惡之未幾寒盟豈亦遣迫之北乎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寧鄙而不以聞遂為西夏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罪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之賢終弗自言久之遞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龐歸龐公卷黙不語溫公遂獲免嗚呼龐公其真可止接古人千載風矣

王舒公介甫慤寧末語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則已生才必使之盡用李何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屈指曰獨兒子也葢獨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即又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則曰無矣是時元澤未病吉甫則已隙云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

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絰未除而召外婦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柰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爾兄瞠詬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即夜即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椎而不敢驟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徃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于門左其弟弗知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爭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面訟于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將贍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傳授於羣漢律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即喜功名大觀末從尚書

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至四明則棄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舶壞人爲痛之始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齎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遁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爲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腹故人念乎某所寓三琴實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篋笥中百物歷歷分區不遺毫髮其故人大駭爲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翊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使人高麗歸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歎喜竊笑獨異於常宗葬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乃知爲黠鬼所侮

雒陽太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霽祀謝見上帝而歸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葢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亦多有異蘁或大於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絕也宣和末

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廡間至晡時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即有衛從繽紛執紅銷金龍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間尚帶鮮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寫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本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于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五月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十忘七八矣

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睢陽以錮二十萬貫一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即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間呼僕厭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不敢措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輩自納諸筐筐而棄諸沂流翊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會不次旬乃至日得五七筐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於土神祠前曰此舍某已用錢易之即是某所居矣蛇安得

據以爲惟乎始猶覬神之有職而令俊華令數日惟
益出是神之不職爾固當受罰雖願仍其舊貫不可
得矣顧從者盡掊土偶五六擲之河中召匠改塑由
是惟不復作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獨葵圖但二幅晉卿每
歎闕其半也徽廟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
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祕爾徽廟命匠者褾
軸成全圖招晉卿以觀因卷以贈一時盛傳人已悚
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已太上天縱雅尚已
著龍潛之時也及即大位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
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喬年後罷去而繼
以米芾輩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
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
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
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
絕蓋亦爲多焉又御府所祕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
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卞莊子

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頑陛
僧繇而下不與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
謝雉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所筆又加顧長康
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
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
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
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閻博陵繪其
相類多有此于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時既
好尚世因爲之貨賂亦爲時病此則良過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
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鴟奴識曰王命元臣
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遣寶
仲山甫古鼎有銘而宣王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
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在荊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
梁之遵好古愛奇有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
事獨國朝來浸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爲之倡
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

坡歎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暴時出守長安
長安號多古篆敦鏡鼏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曰
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着書名集
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欵由是學士大夫雅多
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吳士李公麟者出
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
聞睹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
至元符間太上皇卽位憲章古始耿然追唐虞之思
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

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旣知其
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爲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
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爲
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
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
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祓諸制作於是
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
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
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琯闥密窺聽臣僚訪諸

左右知其爲誰乘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百
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
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
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
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勑立
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等諸閣咸以貯古
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
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過僭亂側
聞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

天章營大以孔父子産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
鳴象榱之規模龍翽鳷燈之典雅皆以食　馬供徵
烹麑鱗濕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耻莫甚乎
此言之可爲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尚在期流
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穆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
我抑嘗之不然廢其教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
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一髡大醉吐
穢于道左右方惡焉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

忍覺爲酥髡擲刖腹犯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
人害汝汝宜歸肉可予巫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頰
而禮焉髡乃舍之去藝祖遣內官召忠謹小璫爾行
往某所覘此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皂
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
香也舜氏秩因不廢
宣和歲巳亥夏都邑大水幾肖入城隅高至五七丈
久之方得解時泗州僧伽大聖忽見於大內明堂頂
雲龍之上與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爲動旁侍惠崖
亦爰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於僧伽前者若受
書狀莫詰何人也蔡咸賜追夕而沒白衣者疑爲
觀音之化身僧伽所降伏之意爾土意甚不樂
宜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定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
燈則開封尹設火以彈壓於西觀下又于時從六宮
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幄重密下無由知是
日土偶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
衆忽有一人靜出揖布衣者俯首竟行狀以手指畫
謂上曰汝是某邪有何神乃敢據衆吾敬吾今語汝

報將至矣吾輩不幸
不聞此皆天精震恐
亟治之且視疇與上則又曰吾豈遽教乎吾故示教
以此使汝知無奈吾教何爾聽吾吾今不語汝
於是益掠亂市又加諸鉗鈐詢其誰何畧不一言
無痛楚狀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曰朱沖妙世所
秉法師者亦神奇矣視之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
人者臣亦不能識也因交斷其足觔俄施刀斷血肉
狼藉上大不怡爲罷一日之獻至暮終不得爲何人

付獄盡之嗚呼浮圖實有人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
一日欲自桂遐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
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
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
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
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
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
上各命僕辦治殽饌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頃

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
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嚮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
在寧可用乎韓生爲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徵子不
克發我意卽狠狽走從舟中取籃扚而一揮則白光
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大
晴夜月色潋灩秋毫皆覩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
生堵叉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
人也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
綱不欲付諸下因遣事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
乘衆物而盡棄內中諸司大駭懼拯救日而止因
是付奉宸庫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兩
瑞龍腦瑞腦二大餅致聘母者若今之蠟茶然規大
狀若丹諸瑞以意用之但能作珂子狀
小銀兒等人莫知其名力又藏久無香且不如其所從
來記云紫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聞真臘朝物也
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然也香則多分賜大臣
逮侍其模製甚大而外裹不甚緻每以一豆大爇之

雜作異花氣芬郁晴暖日暴采於是太上大喜
之命精被賜者被以錦中禁圍號曰
百花被多至數百取以錦中禁圍號曰
百花衾取一物可直百緡金至寶
宛轉以青絲貫連帆于頂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
曲盡其樂帆者蜑冷家也因古龍涎神也
計簡朝貢使者來必購其寶物以往反自閩初泊
本部是船救主客將見之寶一載編簡盡其來道涉
流沙踰三月罹颶風其水而行是舶者投以
水頃輒已前帥美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蠶壽始蜀中迎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舍去則
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
焉鬱林守爲吾言掌見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
官治求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
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墻罅果
爲兩蝟擒出之亦可駭也又嶠嶺多蜈蚣動長二三
尺蛰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多延行井幹墻壁
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自落於地蜈蚣爲
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

然後登其首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
胎蟲涎輒生搗塗焉痛立止且金蠶甚毒若有鬼神
蜈蚣若是之強且大也然蝎捕金蠶托胎制蜈蚣物
理有不可致詰而不可知者如此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
開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間號名藥市者於是
有於牕隙間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
從牕隙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
夫迹既叵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間祐陵以仁經
惠天下嘗命上清寶籙宮之前新作兩亭左曰仁濟
給藥治疾者右曰保和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海内
凡藥之治病彰彰有聲者悉索其方書上之於是成
都守臣監司奉命相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丹寒
暴乾蒸天子所服御以療元元世頗有司也因是殿
中省尚醫師驗其方則王氏傳家方中之保靈丹方
物信是神龍子行慈仁事故物貴詳吾善

南來用兵攻蜀人合新羅兵擊破之而不書特書其人名新羅兵不死蓋不可
究其來入明年小將大作亂生王
新羅小將亂其年二參雜王衍時二參雜亂亡
其國蓋亦天道報應則又有一花蓋夫人作宮詞
及王氏再有蜀將至夫人又隨和歸中國
者是也同光降下西蜀而花蓋夫人入宮中而和遂死昌陵
和至且十日則召花蓋夫人在側
後亦惑之嘗造毒饌為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

讓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蓋夫人在側
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蓋夫人一箭
而死始所傳多僞不知蜀有兩花蓋夫人皆亡國且
殺其身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淮水暴
漲而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運綱之
舟尾有拖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擬置之則又緣
桅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
口官私舟船七百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數十百人

初延閣而不業第命官爲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
小龍者又復出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諸
上計入覲天子可爭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
中不動大漕遂携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
使係入内爲具酒核以祀祝之龍輒躍出匳中兩爪據
金盃飲幾醉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合貯龍爲親
加封識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
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
字仍大敞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謫東南爲衍始抵
汴口而小龍又出迓魯公然小龍所隸南北當江湖
間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
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
小咸歎異疑必有故明日而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
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
出鼎澧間公畏暑因改舟行下江陵憩渚宮之沙頭
一倉官廨舍幾弛檐則龍復出見魯公爲之涕下且
感念龍神乃不忘恩舊如此吾戲公曰固知小龍之
必來爾公誘詢其故吾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加

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
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
崩右俗淳物賤始吾以其清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
傷人獨村落間縱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
諸而歿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嗽離客
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
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
虎浸傷人今則啖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
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博白有遠村號錄含皆高山大水人跡罕及斗米一
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長六
七尺癡不識人村民自詮我山多鳳鳳吾且謂妄從
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鵝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顛冗
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
斂翼俛首而伏不敢鳴皆久之吾歎曰此真鳳凰也
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爲信

元　鮮于樞

定齋先生李獻卿字鈔止河中人

陳司諫規字正叔穆山人明昌五年進士博學能詩文亦有律度南渡以後諫官稱許獨陳規正叔不許以直自名仕至右司諫卒子艮臣今在燕中

吏部高先生呼字雄飛岢嵐人歷彰德總管召爲翰林學士至元五年立御史臺拜侍御史臺吏部尚書卒

淄川先生楊弘道字叔能自號素菴默翁博學無所不知而不爲科舉計嘗以蔭仕于金遭亂南歸爲唐州司戶北還終于鄉里有小亨集十卷言補一卷行于世

叅政楊公諱果字正卿號西菴中山人金末王鶚榜登科歷偃師蒲城等縣辟陝州行臺郎中北渡後移居洛陽紫陽爲稅課所官辟經歷官叅河南經略司事中統改元召爲叅知政事告老除懷孟總管以榮其歸致仕後卒葬于鄉里

轉運田特修字彦實易縣人大定十九年進士仕至泰原轉運使喜作詩爲周德卿李之純所賞彦實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之戲人如此

太常卿石抹世勣字晉卿承安中進士終于禮部尚書子嵩字企隆掌翰林文字父子皆死蔡州之難

戶部張德直字伯直平陽人叔祖邦彦字彦才登科以當塗令政仕有松堂集父廸祿字仲英明昌初進

士歷岐山止黨二縣令卒於省掾德直貞佑三年進
士釋褐新平簿藍田令移沔池逋詐名補省掾省選
授巡院使終于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子誠令君表
寧

寧分字分夫彭城人正大元年經義第一人歷鞏縣
孰三縣令幼有武聲爲人尤蘊藉

敏舉字彥舉陜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
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爲人作詩挽之
云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蒼山得酒開人以爲寫真

道士申志貞字正之太原人嘗爲道教提點住京師
長春宮時舊傳道士十七人坐與釋教詩論不勝落
髮爲僧者志貞其一也後終於鄉里

寂通老人陳時可字秀玉燕人今翰林學士仕國朝
爲燕京路課稅所官

紫羅凡凡道人楊鴻字飛卿一名雲鵬山梁人北度
後終于東平有洞然集行世

虎岩先生趙著燕人終於編修官

進士第仕國朝行臺員外郎

新軒先生張伯道字聖俞仕國朝爲京兆尹

紫陽先生楊英字煥然後進稱爲關西先生少年時

自悟以前身爲紫陽宮道士因以自號國朝爲河南

府課稅所官有友山集行于世

王盤字文炳初名采齡字肅容永年人舉徵君麻九

疇金末以易縣登科北渡後爲東平學官一時名士

皆出其門中統初召爲真定宣撫使入拜翰林學士

承旨年八十餘致仕歸東平時京師有以木菴陪位

賓太師陪鉞王狀元陪口作三陪國徵詩于當代名

公者先生自題云寺主善爲無米粥病人要喫殺鉞

皇都詩考多才思收拾酸寒入笑林

庸齋先生薛玄字微之華陰人仕至河南提學有易

解行于世也

金鑾密記

唐 韓渥

渥於朝昭宗召渥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武臣授東川節度制答佛詹國進貢書批三功臣詩圖形表其緻狀云臣才不邁羣器非拔俗待價既殊于而乃槽玉窮經有愧于巖金遭遇清時涵濡睿澤戴冠捷纂組非工撫已循涯以榮爲懼珮已塵象闕之班砥筆和鉛更叅金門之召擊鉢詩昭宗在鳳翔宴侍臣捕池魚爲饌李茂貞曰本書此

魚以候車駕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欲飲茂貞麻
帝頤頷坐皆憤其無禮
汴人列十餘棚圍岐城（昭宗在岐城）掘蠭蜒濠時城中大窘燒人
糞煮人肉而食（李茂貞）不肯與梁和（昭宗）諭田令
宋未遷城內宮急十六宅諸王秦王兩人下世皆凍餒所致
公主美人等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今已塌矣願
與梁和
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鼎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
武涉驛有勅所至處斬之尋有敕矜放使人馬上
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于黔
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怖而
縊死後祐于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
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薄錄事得祐頭漆之題謝
祐字以爲穢氣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
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陛
下二子廬陵桓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
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

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爲我占
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陛下有
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
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卽降
追廬陵立爲太子何充元師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
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姚南仲滑州苦於監軍使薛盈珍遣部將曹洽奏
盈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盡言於上
滋水驛夜半先殺小使乃自殺緘遺表於囊中以

也

明弘治刻郭采此只三條而折以增改至四十餘字益殘缺斷
錦灰堆矣十月廿三日橘閒記

唐 柳珵

玄宗爲太上皇時在興慶宮屬夕雨初晴幸勤政樓下市人及徃來者愈喜曰今日再得見我太平天子傳呼萬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陳玄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絶其扈從部伍不過老弱二三十人及中道攢刃輝日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馬數四左右扶持得免高力士躍馬前進厲聲曰五十年太平

天子李輔國舊為家臣不宜無禮李輔國下馬先
轡又宣太上皇語曰將士各得好在否於是輔國令
兵士咸韜刃斂中高聲云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
士又曰李輔國攏馬轡着靴行與將士等
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內輔國領衆既退太上皇泣
特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為兵死鬼矣九仙媛
士玄禮皆鳴咽流涕翌日竟為輔國所構流九仙於
太嶺南安置力士玄禮長流遠惡處此事本在朱崖
大尉所續裎史第十六條內蓋以避時事所以不書

也

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
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後人皆不知之
也

安祿山恩寵寢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
坐詔令楊氏三夫人約為兄弟由是祿山心動及聞
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而國忠激怒之
然其他腸有所自也
玄宗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表

貨幣以恤其家其詰辭刻於白石山屋壁間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時在東都因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稹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中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班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非脚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擇時假有妨於刈穫則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說自此駕至長安不復東矣旬月燁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焉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對山人李唐於便殿顧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見陛下肅宗涕泣是時張氏已盛不由已矣

涑水記聞

宋 司馬光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畧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撿爲天子宗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知之太祖聞之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之妹或云卽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厨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

間恐怖婦女何爲邪太祖默然而出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俱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與漢兵皆退

太祖常見小黃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監子可斬曰此乃天子廢舍耳汝豈得之邪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皇帝潛龍時雖屢以善兵著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泰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愼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奠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

太祖皇帝卽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傘禁衛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敎射敎射既還內左右客

格捕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財植長短不齊乞剪

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削不

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

中尋親戚猶有見者

國初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在

已上一日即位無所易置左右驅使皆委靡聽順無

一人敢偃蹇者始聽政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

次即叱去之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縿葦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

左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

闕名

眞宗賦御溝柳詩令宰相兩省和進陳堯中詩曰
歲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
根殺昭陽學舞人其詩最尤者
大中初京師嘗雹雨涉月將害稼盛分命禱告百無
一應宣宗一日在內殿顧左右執鑪降階踐泥焚香
仰視若自責者久之御眼沾濕感動左右旋踵而急
雨止翌日而疑陰開比秋而大有年

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炎下火及宣宗以光王
龍飛于古文光字實從炎焉嘻先兆之明若是耶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翠翼綠衣
小女童也朗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異
真宗嘗一日召陳摶至闕下士大夫多謂相見須求
其言告之曰儌幸之所無久戀得意之所無再往如
此而已
真宗嘗問近臣唐時酒價皆不能對丁晉公云一斗
三百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杜甫詩云速宜相決一
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稱善久之信乎杜詩爲詩史
也
真宗在朱初時造一假山甚工置酒邀侍讀官僚姚
垣觀之曰此用民力聚血山耳帝即刪去以其壁立
儒行

太中遺事

宋 令狐澄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入禁中能以桐竹葉滿手授之悉成錢先生又能散髮負蜚用氣攻其髮一一條直如植

唐宮中以診脉爲對脉

裴惲詩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朱邦何以此謂我宰執奏晉平帝改元太康曰天子須博覽不然幾錯惲由是躭味經史夜觀書不休宮中編目上爲老博

士由是相沿皆以門閥相尚

新羅國記其國王族謂之第一骨餘貴族謂之第二骨擇貴人子弟之美者傳粉粧飾之名花郎國人皆爭事之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倫之語參而貫之故徵卉有所以詩書周易等列文多不載又吳郡陸龜蒙亦引未周宛章有所未一文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啖助趙匡爲證正與陳工部義同葆光子同寮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咸訝義所在

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

罷相前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述滴弄奴
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
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
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罷中
不出

大中四年進士馮於陵消登第牓中文譽最高是歲暹羅
國犁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仍官京兆府
參軍恩地即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
先召長樂下世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牒奏任之
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
友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
辟告之榮陽尋復自詣京兆門賀具言得於馮先
輩也京兆嗟憤面鄙其淺露自制下開幕馮不預焉
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覇橋乘肩輿門生
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
譽偏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有涉交通中貴愈招清
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彗

聲蓋短舌也弟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曲尚書加禮
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
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爲大用爾後盧果策名竟登顯
廟

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劬舉進士有奇文蜀白李
乃縣子弔後繼之者乃此人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
詞華典贍于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
逼因改名劬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婦刋建
薛使君刻衡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嫡首
歸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而覽之助後以替廢無暨
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量
至翰林學士